



無錫縣文史資料



考信有目記

圖

第五輯



目 录

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专栏

- 一、回到了党的怀抱……………吴志勤（1）
- 二、中华民族不可辱……………濮森贤（7）
- 三、华梅春烈士与“青年学园”……………吴锡珙（12）
- 四、为抗日献身的一对渔民伴侣
- ≡≡记殷纪度、周梅英烈士……………黄荣生（16）
- 五、日本侵略者在八士地区的暴行
- 李家庄大烧杀……………过启新（19）
- 轰炸八士桥……………平波、过启新（20）
- 六、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回忆
- ……………周培荣口述、周达人 整理（22）
- 七、古稀老人回忆当年血泪史……………倪浩如（27）
- 八、胡埭地区军民抗日事迹琐述……………杭志达（30）
- 九、反“清乡”斗争……………转载东亭乡史（36）
- 十、人民战争威力无比……………转载东亭乡史（42）

人 物 春 秋

- 一、推行制丝新技术 创办玉祁制丝所…… 费达生 (46)
- 二、怀念钱宾四先生…… 诸祖耿 (56)
- 三、访宾四先生故旧记实…… 罗义俊 (58)
- 四、父亲钱宾四与香港新亚书院…… 钱 行 (64)
- 五、他时时关心家乡儿女
- ==忆已故著名爱国华侨蔡世金先生…… 陈乃鑫 (71)
- 六、每见青山忆旧居
- ==追记蔡世金对芙蓉圩的思念…… 虞耀麟 (78)
- 七、身居海外 心系桑梓的蔡世金先生…… 钟思维 (89)
- 八、著名中医内科专家邹云翔…… 邹燕勤 (93)
- 九、八世喉科名医黄冠群…… 黄近农 (99)
- 十、回忆业师范宝书先生…… 朱继鸿 (102)
- 十一、华永千先生事略…… 金亦华、陆文逊 (118)
- 十二、华洪涛先生传略…… 华昌铭 (126)
- 十三、严慰苍先生生平简介…… 严月珠 (134)
- 十四、创办新学的顾彬生先生…… 顾澄世、顾名世 (139)
- 十五、著名气象学家吕炯…… 吕笠渔 (143)
- 十六、回忆父亲邹泰来…… 邹祖翼、邹祖基 (148)

十七、糜文溶对我国彩印事业的贡献

……………糜文定、糜文光、吴光华（155）

十八、最难风雨故人来

——邵飘萍夫人祝文秀经历述略……尤 伟（162）

十九、薛明剑先生在玉祁办水利……………刘玉汉（173）

二十、梨园双馨留美名

——记著名京剧演员小阿荆和荆剑鹏……强济和（178）

补 白

一、忆《宛山记》一文……………周玉铭（70）

二、毛西冷一事感人……………刘云虎（125）

回到了党的怀抱

吴志勤

按：吴志勤同志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回忆录《重返前线，开辟锡南》，现节选其一，发表于下：

一九四一年七月，我在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连任党支部书记，在反“清乡”斗争中，夜袭望亭敌伪据点时，身负重伤。年底，正当严寒霜冻季节，我历尽艰险回到了老家，形容憔悴，衣衫褴褛的我，突然出现在父母面前，二老如梦见一般，双眼含着泪问长问短。自我十五岁偷跑离家参加部队，家中不知我是死是活，日夜忧虑，当时亲人相叙，喜出望外，真是惊喜交集。

我老家在沪宁铁路以南，无锡县西乡钱桥镇毛村（现钱桥乡溪南村），离城不远。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日军入侵后，日、伪、顽相互勾结，作威作福，日军“清乡”十分猖獗，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为免全家“共匪”之嫌而遭难，我讲自己外出读书，今因患病回家医治，我表兄龚文秀是个西医，抗战爆发时，曾参加“无锡抗

敌后援会”活动，颇有抗日热情，由他给我治伤。

我卧病在床，常常回忆起在部队时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和日夜相处的同志们，耳边不断回响起首长的教导。一九四〇年，我在“江抗”二支队一连任党支部书记时（即《芦荡火种》里所说的伤病员为骨干发展起来的部队，后威称东路“老虎部队”）。谭震林师长经常深入到我们连队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讲：“你年纪很轻，共产党员要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工作……”。陈挺团长、张麐主任也经常对我讲：“共产党员到那里，就要在那里播下种子，生根开花……”。他们的谆谆教导，我深情地回忆着，我一定要找到党，返回部队。

我想起杨市匡村中学（现在无锡县中），在抗战爆发时，该校教师孙克定（现在中国科学院），曾发起组织了“无锡抗敌人员服务团”，有包厚昌、王新、龚鹏佐等同志参加。随后该校学生叶寒青（又名章雨石，现在解放军报社），瞿坤（现在北京卫戍区）等同志也参加了我部队，我想那里可能会有党的组织，于是打定主意，以读书为掩护，一面独立进行党的秘密活动，一面寻找党的联系。

一九四二年上半年，我伤愈后，先到离家二里路的育南中学，请王应先老师补习中学课程，下半年考进了匡村中学

三年级当插班生，将原名吴凤根改名吴志勤。

该校学生，大多来自农村，思想纯洁，易接受新事物，我掌握这些特点，以同学相处，互相学习，促膝谈心，讲前途，论国事等方式，启发同学抗日的进步思想，并结识了曾在锡南太湖游击队工作过的殷保衷（现在北京大学），新四军烈士杜凤祥之弟杜洪祥，团结了功课最好，在全校有号召力的石洪明，思想较进步的丁巧生（后来他们都先后参加了我军和我党）及有活动能力的邹鄯等为骨干的一批同学。总的以抗日思想为中心，把他们逐渐地结合在一起。

为了便于在该校活动，需要争取教师的支持，教师队伍中大多对当时社会不满，为了保住饭碗，安份守己，日语教师匡全海（系日本玉川教育学院毕业），有高度爱国思想和民族观念。在一九三九年，曾受过锡西地下党负责人朱如言（原在上海市农业银行）等同志的影响，在上日语课时，他公开讲：“这是亡国奴教育”。有时还讲些哲学、时事、新四军的抗日事迹。数学教师许锦初，有民族自尊心。我经常与他俩接触，他们认为我思想进步，有一定政治头脑，因而，对我有好感，使我在学校的活动中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有一次，日军官来校讲“中日友好”历史课，同学们不愿当“亡国奴”的思想一触即发，我便抓住这个机会，通过

骨干，在同学中串联，约定只听不记、冷眼斜视。匡全海教师与学生们坐在一起，仰头闭目。课讲过后，日军要到操场上与校方合影。这更激起了同学们的抗日义愤。同学们和教师匡全海团聚在一起，躲进教室，抗议拍照，有的同学还喊起了口号。

经数月的活动，同学们的抗日思想活跃起来了，通过各方面的了解，学校附近一带没有党的组织，我考虑到应向外地寻找。

当年年底，胡埭同学蒋喧华结婚，我便抓住以参加婚礼为名的机会，到校外活动，于是便团结了一批思想较进步的同学，发起请假。先由功课最好的石洪明为代表去请假，但校方管得很严，平时不准学生请假外出，结果没有批准。这时我便挺身而出，找教导主任提出质问，“学生有没有参加社会交往的自由？”教导主任从没遇到过学生竟敢如此顶嘴，便抓起教鞭向我身上乱打，愈打我愈挺上去讲理，最后同意十多位同学外出参加婚礼，这场“请假风波”打破了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专读圣贤书”的旧框框，同学们深受鼓舞。

在参加蒋的婚礼时，通过对当地群众的了解，得知在胡埭附近过去曾有过地下党的活动，找党，使我发现了一条新

的线索。

一九四三年初，在新渡桥办了一所新安中学（原安阳中学），该校离胡埭较近，便于寻找党的关系，原匡村中学教师许锦初，调到该校当教导主任，我利用他对我好感，从匡村中学动员了石洪明、丁巧生、邹鄯等二十多位同学转学到新安中学。

该校的语文教师周昌明，思想进步，在批改作文时，他看出了我的政治态度，个别问我：“你是否参加过新四军。”我讲：“参加过，但绝对不能外传。”有次全校举行作文竞赛，我写的作文，题为《在狮子山下》，因该校前面有一小山叫狮子山，文章大意针对当时形势为“睡狮将醒”，被评为特等奖。在授奖大会上，校长薛半秋（又名薛贵芳），讲我这篇文章写的含意很深，由姚希曾老师奖给我“倚马之才”的镜框，匡全海老师与其夫人奚吟仙在我的留念簿上题词：“黎明在招手”，深刻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。

我在该校的影响扩大了，团结的同学也愈来愈多，这时我暗中了解到，在胡埭农村中，有位小学教师秦宝光可能是共产党员，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，我决不能冒然前往，便向校外活动，寻找这条线的关系。得悉张高潜中学教师胡其清刚从苏北回来，我就专程去拜访，他有丰富的地下工作

经验，我问他是否从苏北回来，他说：“人家听错了，我是从宁波回来，”并圆说：“我是书呆子，只管教书”。当时由于我找党心情已急不可待，便自我介绍在新四军因负伤而失去党的关系，并把伤口给他看，他沉着老练地对我讲：“你说话千万要注意”。并直说了他从苏北回来途中失掉了党的联系。与此同时我又联系上了幼年时期的伙伴吴锡明，他曾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太埭地区党校学习过，失掉党的关系后到上海“美专”读书，刚从学校毕业回乡。我们三人碰头后，有着共同的愿望，接着又商量如何到胡埭找地下党员秦宝光。

于是，我们有意去结识教师龚聚襄，他是秦宝光的亲戚，就通过龚的关系，在离胡埭五里路的姚家桥一小村庄上，找到了锡西地下党书记秦宝光，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努力，我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回到了党的怀抱。

中华民族不可辱

濮森贤

日军入侵

一提起日本侵略者在洛社的暴行，这个民族仇恨，国家耻辱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。现将我身临其境、亲眼目睹的情况，回忆记叙如下：

一九三七年的初冬季节，日军的铁蹄沿着京沪线（现称沪宁线）由东向西推进。当时、看见日军放到天空的一个大气球下面，有一日军在空中打着旗语，指挥日军冲锋队前进。洛社上空的日机轮番轰炸，炸毁了洛社变电所，老丝厂及洛社老大桥堍民房数间。日军到了洛社镇，便推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，当时全镇一片火海。洛社上塘东西一条街，和下塘部分房屋，共约有五百四十五间均被烧毁。有的房子因水泥结构（如蔡岸度的房子）日军放火不成，即用燃烧弹。仅在上塘桃花弄内，被杀害的军民就有近百人之多。大运河内由西向东漂浮的男女尸体，连续不断，凄厉情景，惨不忍睹。

遭受残害

洛社镇沦陷后，人民在日军的残酷统治下，过着悲惨的奴役生活。日军在镇上到处设卡立岗，人们过桥乘车，都要向他们“行礼”。日军如兽性一发，就要放狼狗咬人，我就见过戴金生等五人被咬的惨状。经过检问所都要抄身，青年妇女常被日军调笑侮辱。驻在火车站横山，石铎等几个日军经常下乡奸淫妇女，随意杀人。如濮阿龙妻从下塘荣家庄到中陶巷去时，为日军抓去当作重机枪试枪时的活靶打死。日军还在洛社铁路两旁开护路沟，架铁丝网，抓着老百姓做苦工，民工常遭日军随意毒打，那是不可胜计的了。

一九三八年的农历正月初一，人们正想互相祝贺新年，谁知清早一开门，就见鲜血淋漓的人头挂在上塘西街李阿金煤炭店屋上，上面写着被杀害者的名字。在东岳庙前，也悬挂着五个人头。有个航船背纤的人，只知埋头拉纤，抬起头来，猛然看见人头高挂，吓得丢下纤板狂奔到街上，失魂落魄地狂叫吓死人了。全镇人们就这样处在黑暗恐怖，朝不保夕的水深火热之中，在惨雾愁云中，过着牛马不如的被奴役生活。

同年夏天，我亲眼见洛社大桥上，一青年被活生生地倒

悬在木梯上，鲜血淋淋，任太阳毒晒。过路群众无不潸然泪下。那位青年被绑在木梯数日，最后被日军埋杀在我镇现群胜大队阳湖滩上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位青年是新四军的一位战士，名叫王新，被捕后遭此惨害，现其遗骨已迁至无锡市革命烈士墓内。

同年秋天，一次更大更残忍的大屠杀发生了。一条由戚墅堰开往无锡城的班船（当时跑客运的手摇船），途经当时的洛社大桥，要停靠下来接受日军波田部队（当时驻洛社的日军部队名称）的搜查，在其米粒袋里，搜出《大美晚报》数张和一封国民党军官带给妻子的信。事发后，驻在洛社小学里（现在的县二医院及洛中）的日军，荷枪实弹，全部出动，冲到运河边，强令船上男女老少全部上岸，搜身后，令三十多个男人跪在运河岸边，女的排在男人的后面，男女上身都被剥光。男人个个被日军用刺刀捅到河中，再令其上岸，反复两次。女人则被日军调笑，狂哭不已。日军队长会讲英语，叫来了在上塘桥堍水龙宫开设杂货小店的杨雨生，并将指挥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叫他翻译信上的内容。杨虽会说几句常用英语，不会译信的内容，结果被打了一顿放回。后来那些男乘客都被押至洛社小学校内，女的交伪镇公所（维持会）领去，当时镇上百姓以为都被解到其他地方去了。但事后

才知道，实际都被杀害在洛社小学操场的一个锯子形防空壕里。怎么会被发现的呢？事情还得从另一日军杀人的事件上说起。

一天上午，有个叫严福昌的人，其会拳棒，在下塘桥堍冯家振母亲开的饭店里喝酒，由于饮酒多了些，加上他内心仇恨日军的暴行，所以在店内大叫大喊“我一个人能打几个日军”。正在手舞足蹈时，一个日军实际上是朝鲜人，从大桥的岗位上下去干涉。岂知严福昌上去就是二个耳元，当时店主全家跪下苦苦求饶，日军就倖然返岗了。正巧换岗了，来换岗的是个真日本兵。他斥责朝鲜兵随意离开岗位，这时朝鲜兵只能说实话，将经过情况和遭遇说了。这个日军随即下去，先将严福昌摔了几个跟头，然后将他摁在地上，残酷地用刺刀将他的肩胛骨戳个洞，用铅丝穿入肩胛骨，牵至上塘洛小校门前示众，当夜严福昌即被杀死了。

由于杀严福昌时，被一个为日军烧饭的中国人知道，告诉其家属去收尸，但家属不敢去。后来这个波田部队调离洛社，由严的外甥用黄金卖通火车站上的日军，即去翻土找尸，岂知翻开防空壕后一连挖出了六个尸体，但都不是严的尸体，那些死者个个都是给刺刀捅死的，每个被害者头上都蒙

着自己的衣服。严的外甥感到自己无力翻挖，即报告伪镇公所。由伪镇公所叫人全面翻挖，结果在壕内共挖出三十多具男尸。至此，人们才知道，那班船上三十多位男乘客的下落。

奋起抗敌

压迫越深反抗越烈，由于日军的残暴，激起了我镇热血青年纷纷离开洛中校园，投笔从戎、如孙锡君、冯景萱、李焕清、濮锦楠等十多名青年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吴振基老人，这些青年都是由他引导去苏北革命根据地的。

一九四〇年春，一个集市上，洛社大桥上人众摊多，正当赶集高峰，由杨墅园方向来了我新四军江南抗日部队的三名战士，到大桥堍下塘平台上，打死洛社火车站的一个日军队长和一个士兵，缴获了日军指挥刀和三八枪，从容向南而去，还在石塘湾秦巷附近的白荡圩，将作恶多端的日军横山、石铎、蟹钳处决。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敌斗志。人们经历了由早先的恐惧，到后来的觉醒，这个斗争过程，事实证明：中华民族不可辱。

华梅春烈士与“青年学园”

吴锡祺

华梅春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十个年头了。他是无锡县坊前乡摇泾湾人，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家，他正在中学读书时，父亲病故。这一变化，给他的家庭带来生活困难，他衣食无靠，只得停学在家。

一九三六年秋，在无锡县坊前乡的南钱村办起了一所进步的乡村中学，这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北夏实验区“青年学园”。这所学院的教育方针是：以“抗日救国”、“面向工农服务”为宗旨的进步学校。

梅春同志就进这所学校，他从鲁迅的著作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以及邹韬奋先生的《大众生活》等进步书刊中吸取营养。“青年学园”所设课程，历史课以学习近现代史为主。音乐课更是生动活泼，师生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、《大路歌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抗日救亡歌曲。年轻的梅春同志加入了青年歌咏队，春天赶节场的时候，他跑遍村巷，为农民演唱。激发群众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。八月十三日又进攻上海，形势急转直下。梅春同志和同学们一起，放下书本，走出校门，到农村去宣传抗日，到集市去演出：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王老五》等活报剧。上海沦陷后，他们怀着满腔怒火，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。

华梅春为了宣传抗日，常在他自己狭小的房间里点着煤油灯，埋头刻钢板，油印抗日宣传品，工作到深夜。

伴着他生前一起战斗的那架油印机，一直由他的家属小心地保存到解放，现在仍保存在坊前乡政府内。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中共梅村区委会建立，梅春同志参加区委任宣传委员，他深入农村，扎根于群众，在梅村乡的北俞，宿巷上一带，办起了抗日民众夜校，给男女青年教文化，教唱抗日歌曲。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团结和组织进步青年，培养和吸收党的新鲜血液。在锡东地区他是一个较早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。他的几个妹妹——华望、华钰，在他的启示和引导下也加入了革命队伍。

梅春同志为了宣传抗日，他常化装成卖烟和酒的小贩，背挑货郎担，走村串巷，到铁路沿线敌据点一带去叫卖，以此了解敌情，张贴和散发宣传抗日的标语和传单。